

聊斋志异

(中)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？

◎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聊斋志异

(中)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

◎ 大众文艺出版社

卷 五

阳武侯

阳武侯薛公禄，胶薛家岛人。父薛公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，以为异；因请于主人为宅兆，构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，值雨骤至；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中。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竞以翼履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“适何作？”因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“男也。”指挥又益愕，曰：“是必极贵！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？”咨嗟而去。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颖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戍辽阳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侯十八岁，人以太憨生，无与为婚。忽自谓兄曰：“大哥啾唧，得无以遣戍无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笑曰：“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”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侧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，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。至启、祯间，袭侯某公薨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，有娠即以上闻，官遣媼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媼，又生男。应以嫡派赐爵。旁支噪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媼，械梏百端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【译文】

阳武侯薛禄，胶州薛家岛人。他父亲老薛头，家境最穷，给一个告老还乡的官僚人家当牛倌。那个官僚人家有一块荒废的田地，老薛头在荒地里放牛，时常看见长虫和兔子在荒田的草棵里争斗，认为是块奇异的宝地；所以就请求主人，赏给他作为莹地，在那里搭个茅屋居住着。几年以后，太夫人临产的时候，正赶上来了暴风雨；刚巧有两个担任指挥使的军官，奉命前去检查海路，到这儿遇上



了大雨，就离开大路，到草房的门口避雨。他们看见房盖上落了一大群乌鸦和喜鹊，争着用翅膀覆盖漏雨的地方，两个人感到很惊异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头儿从屋里出来，指挥使问他：“你刚才进屋作什么去了？”老头儿就告诉他们，老伴儿生孩子。指挥使又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老头儿说：“是个男孩子。”两个指挥使更吃了一惊说：“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大富大贵之人！不然的话，怎能得到我们两个指挥使给他护守门户呢？”雨过天晴以后，赞不绝口地走了。

薛禄慢慢长大了，蓬头垢面，老是挂着两桶鼻涕，很不聪明。岛上姓薛的，从前隶属于军籍，这一年应该由薛老头儿家里出一名壮丁去守卫辽阳，老头儿的大儿子为这件事情很忧愁。当时薛禄已经十八岁了，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傻小子，没有人把姑娘给他做老婆。一天他自己忽然对哥哥说：“大哥这几天嘀嘀咕咕的，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发去当壮丁啊？”大哥说：“是啊！”他笑着说：“你答应把丫鬟给我作老婆，我马上就去承担这个差事。”哥哥高兴了，就把丫鬟给他做了老婆。他就带着妻子，一同奔向服役的辽阳。离家刚走了几十里路，忽然遇上了倾盆大雨，路旁有个很危险的悬崖，夫妻二人就跑过去，蹲在悬崖下面避雨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两个人才又一起往前走。刚刚走出几步，悬崖上的石头就崩塌了。附近的居民从远处望见山崖下跳出两只老虎，逼近夫妻，往两个人身上一附就无影无踪了。薛禄从此以后就特别英勇善战，傻乎乎的风度也突然变了。后来因为立了军功，封为世袭的阳武侯。传到明朝的天启和崇祯年间，世袭的一个侯爵死了以后，没有留下儿子，只有老婆怀孕在身，还没生下来，所以暂时由旁支顶替着。凡是世袭的封爵人家，继承人是献给皇帝的，所以老婆怀孕就要奏给皇帝知道，由官家派遣一个老太太伴守着，直到生了孩子才撤走。过了一年多，夫人生了一个女孩子。可是产后肚子里还有胎动，经历了一十五年，换了好几个老太太，又生了一个男孩子。阳武侯的爵位就应该赐给这个嫡系的孩子。可是旁支却大吵大叫地不答应，认为他不是薛家的血统。官家把更换的许多老太太都抓进官署，百般拷问，都没有不同的供词，继承侯爵的人才定下来了。

赵城虎

赵城姬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，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姬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姬愈号咷不能制止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诺为捉虎。媪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之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姬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姬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，持牒报缴。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。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，恐被啗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其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縲索繫虎颈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，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。宰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姬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姬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姬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姬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姬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姬素所积，绰可营葬，

族人共瘞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“义虎祠”于东郊，至今犹存。

【译文】

赵城县的一个老太太，七十多岁了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一天，儿子进山打柴，被老虎咬死了。老太太悲痛得要死，哭天抹泪地去向县官告状。县官笑着说：“老虎怎能用官法制裁呢？”老太太越发号咷大哭，谁也劝止不住。县官吓唬她，也不害怕。县官可怜她老迈年高，不忍施加威风怒喝她，就答应捉住老虎，给她儿子偿命。可是老太太趴在地下不起来，一定要等着发出拘票，她才肯走。县官拿她没有办法，就问站班的许多衙役，谁能进山捉住那只老虎。有个名叫李能的衙役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来到县官跟前，自报：“我能捉住老虎。”就拿着拘票下了大堂。老太太这才爬



起来走了。李能醒酒以后就后悔了；还以为这是县官设的假局，用它摆脱老太太的纠缠罢了，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，就拿着拘票回去交付差事。县官很生气地说：“你本来说是能够捉虎，怎能容你反悔呢？”李能感到很为难，请求县官给他公文，他去召集猎人，一起进山捉虎。县官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他就召集了猎人，日夜伏在山谷里，希望获得一只老虎，可以塘塞过去。可是过了一个多月，也没捉到一只老虎。严限追逼，挨了几百棍子，满肚了冤屈没有地方申诉。他就到东城外的东岳庙里，跪倒在地，向东岳大帝诉苦，说着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。哭了不一会儿，就从外面进来一只老虎。他猛然吃了一惊，害怕被老虎咬死。可是老虎进了大庙以后，什么也不看，后腿一坐，前脚一支，就在门里蹲下了。李能向它祷告说：“如果咬死老太太儿子的老虎就是你，你就应该低下脑袋，服服帖帖地叫我把你捆起来。”说完就拿出捆绑犯人的绳子，捆在老虎的脖子上。老虎俯首帖耳地受他捆绑。他把老虎牵上大堂，县官问老虎说：“老太太的儿子，是你咬死的吗？”老虎点了点头。县官说：“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古人定下的刑律。而且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，被你咬死了，她已到了风烛残年，依靠什么生活呢？如果你能给她当儿子，我就赦免你。”老虎又点了点头。于是就让衙役解开绳子，把老虎放走了。老太太正在埋怨县官不杀死老虎给他儿子偿命，天刚亮的时候，她一开门，看见院子里放着一只死鹿；她就卖了鹿肉和鹿皮，当做生活费用。从此以后，老虎就常来常往，时常叼来一些金银布匹扔在院子里。老太太从此就过上了富裕生活。老虎对她的供养，超过了她的儿子。她心里暗自感激老虎。老虎来的时候，时常趴在房檐底下，整天也不离开。人畜相安无事，彼此没有什么猜疑和顾忌。过了几年，老太太死了，老虎来到灵堂里大声吼叫。老太太平素攒了很多钱，作为安葬费绰绰有余，同族的人就共同把她埋葬了。刚把坟垒垒起来，老虎突然跑来，

送殡的客人吓得全部逃散了。老虎直奔老太太的坟前，雷鸣般地嗥叫了一阵才离开。当地人就在东城外建了一座“义虎祠”，直到今天还保存着。

螳螂捕蛇

张姓者，偶行溪谷，闻岸上有声甚厉。寻途登觚，见巨蛇围如碗，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。反侧倾跌之状，似有物掣制之。然审视殊无所见，大疑。渐近临之，则一螳螂据顶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撼不可去。久之，蛇竟死。视额上革肉，已破裂云。

【译文】

有个姓张的，偶然走在河谷里，听见河岸上有劈哩啪啦的声音，响得很厉害。他寻找一条道路，上岸一看，只见一条大蛇，腰围像碗口那么粗，在树丛里张跟头打把势，用尾巴抽打柳树，柳枝都被打断了。看它不停地扭动身子，折过来跌过去的样子，好像有个东西把它抓住了，正在制服它。可是仔细看看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他心里很疑惑，渐渐来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螳螂盘踞在大蛇的头顶上，用带刺的两把刀子，割取它的脑袋。它颠又颠甩又甩，总也甩不掉。折腾了好长时间，大蛇竟然死了。看它额头上的皮肉，已经破裂了。

武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

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，丰其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诘诘然骄人而立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，李时时蹈僧瑕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。”李以掌致地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。偶适历下，见一少年尼僧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党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，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，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



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较手足，愿拜下风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；又年少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颔頔间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蹶去。尼骈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迁客，幸勿罪！”李昇归，月余始愈。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！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断，股已断矣！”

【译文】

李超，字魁吾，是淄川县的远郊人。性格豪爽，乐善好施。偶然来了一位托钵化斋的和尚，他让和尚吃得饱饱的。和尚很感激他，就说：“我在少林寺出家。有一点微薄的武术，请让我把它传给你。”

李超一听就高兴了，让和尚住在客房里，供他吃的用的都很丰富。自己日日夜夜跟着学艺。学了三个月，武艺很精了，心里很得意。和尚问他：“你长进了吗？”他说：“长进了。师父能够做到的，我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。”和尚笑着叫他试试武艺。他就脱下衣服，唾唾手心，猿猴似的飞跃，鸟儿似的坠落，腾跳了一会儿，气不长吁，面不改色，骄傲地站在那里。和尚又笑笑说：“可以了。你既然全部学到了我的武艺，我请求和你较量一下高低。”李超欣然同意，就各个交叉着胳膊，拉开了架势，然后互相支撑格斗。李超时时都在寻找和尚的空子；和尚忽然飞起一脚，把他踢出一丈多远，四仰八叉地跌在地上。和尚拍着手说：“你还没有全部学到我的武艺哟！”李超用手掌撑着地面，惭愧而又沮丧地请求和尚继续教他。和尚又教了几天就告辞走了。李超从此武艺超群，很有名声，走南闯北，没有他的对手。他偶然到了历下，看见一个年轻的尼姑，在街头上打场卖艺，观众围得满满的。

尼姑对周围的观众说：“颠来倒去的一个人，实在很冷落。若有好本事的，不妨下场互相扑打，权当游戏游戏。”一连说了三次。观众面面相觑，始终没有应声的。李超站在旁边，不觉浑身技痒，一时感情冲动，就进了场子。小尼姑笑微微的和他当胸合掌，互相致意。刚一交手，尼姑就喊他停下，说：“这是少林派的拳脚。”问他：“你的师父是谁？”李超起初不想说，小尼姑一再追问，李超就把和尚的名字告诉了她。尼姑向他拱手说：“憨和尚是你师父吗？若是你的师父，不必较量拳脚了，我愿甘拜下风。”他再三再四地请求较量，尼姑也不答应。围观的群众怂恿他们，小尼姑才说：“既然是憨师父的弟子，同是少林中的兄弟，不妨玩玩，只是两下心领神会就可以了。”李超点头应允，但是认为对方文静而又瘦弱，容易取胜；他又年轻好胜，就想打败她，以便取得一时的名声。正在不相上下的抗衡着，小尼姑突然停了下来。他问停下的原因，小尼姑光笑不说。他以为尼姑怯阵了，固执地请求再较量一下。尼姑就动起了拳脚。不一会儿，他突然飞起一脚。尼姑并起五指，向他飞来的脚上往下一削；他觉得膝盖以下好像中了刀斧，一个跟头跌倒在地，再也起不来了。尼姑笑着向他谢罪说：“我冒冒失失地触犯了客人，希望不要见怪！”他雇人把自己抬回去，一个多月才痊愈。一年多以后，和尚又来了，他就向和尚追述了往事。和尚吃惊地说：“你太鲁莽了！惹她干什么？幸亏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；不然的话，你的腿早已断了！”



小人

康熙间，有术人携一榼，榼中藏小人，长尺许。投以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。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；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杀术人。留童子，欲医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【译文】

康熙年间，有个耍魔术的人，携带一只酒筵，筵里藏着一个小人，只有一尺来高。给他扔钱，他就打开筵盖，叫小人出来，唱一段小曲就缩回去。来到掖县，掖县的县官把酒筵要进官署，详细审问小人的出处。起初小人不敢说话。县官一再追问，才说了自己的家乡和门第。原来小人是个读书的童子，从学馆回来，被耍魔术的人迷惑了，又给他吃了药，四肢就

突然缩小了；耍魔术的人就用酒筵带着他，作为魔术工具。县官一听就火儿了，杀了耍魔术的人。留下那个童子，想要给他医治，还没有得到让他复原的药方。

秦生

莱州秦生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余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。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。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盞将尝，妻苦劝谏。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馋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盞既尽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满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饮之。少时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号泣，为备棺木，行入殓矣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不满三尺，径就灵寝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适丈夫入陈家，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我同病，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余友人邱行素贡士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。邱固强之，乃煨醯以进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。次日，夫人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，诘知其故，因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“夫人云：‘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；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’”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此亦可以传矣。

【译文】

莱州有个姓秦的书生，在炮制药酒的时候，往酒里错投了毒药，也没舍得倒掉，就封了瓶口搁了起来。过了一年多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恰巧想要喝酒，却又没有地方可以拿到一壶酒。忽然想起去年储藏的一瓶药酒，就翻出那瓶酒，打开封口一闻，喷着浓烈的酒香，使他肠胃发痒，口水流出老长，馋劲儿再也不能制止了。他拿起酒杯就尝尝，老婆苦苦地劝阻他。他笑着说：“酣畅地喝死，比饿死渴死强多了。”喝完了一杯，搬倒瓶子还要斟酒。老婆一把夺过酒瓶，瓶口朝下，药酒淌了满地。他趴在地上，像老牛似地喝起来。喝完不一会儿，毒性发作，他肚子疼痛，却闭着嘴巴不说，挺到半夜就死了。老婆号啕痛哭，给他准备了棺材，就要入殓了。第二天晚上，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位小美人，身高不满三尺，捧着一个

小瓦盆，径直来到灵床跟前，用一把小勺儿，从小盆里舀水，一勺一勺地灌他，他就忽然苏醒复活了。老婆很感激地拜谢那位小美人，问她从哪里来的，小美人说：“我是狐仙。刚才我丈夫溜进老陈家，偷酒喝醉死了，我去把他救活，一道往回走。偶然路过你家门前，我丈夫可怜你丈夫和他同病，所以叫我把剩下的解药拿来救活你丈夫。”说完就无影无踪了。

我有一位名叫邱行素的朋友，是个贡生。嗜酒成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想要喝酒，但却没有地方可以买酒，坐也坐不住，躺也躺不稳，再也不能忍受了，就想把老醋当酒喝。他和老婆一商量，老婆用鼻子嗤笑他。他再三再四地要求，老婆就烫了一壶醋，叫他喝了下去。一壶老醋喝光了，他才脱了衣服，甜蜜蜜地躺下睡觉。第二天，老婆搜光了钱口袋，凑了一壶酒钱，就打发仆人替他买酒。仆人在路上遇见他的叔伯兄弟邱襄宸，问明仆人出门的原因，就怀疑嫂子不肯给哥哥想法买酒喝。仆人说：“我家夫人说，家里的存醋不多了，昨晚儿已经喝掉了一半；怕他再喝一壶，就断了醋根了。”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没有不笑的。岂不知当初酒兴最浓的时候，就是毒药也是甜的，何况老醋呢？这个故事也可以立传了。

鸭头

诸生王文，东昌人。少诚笃。薄游于楚，过六河，休于旅舍，闲步门外。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常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饌，话温凉。王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答云：“此是小勾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”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。



王局促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俄，见一少女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仪度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问：“丽者何人？”赵曰：“此媼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媼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。今尚待聘耳。”王闻言俯首，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恍然曰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夕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资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媼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。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加金付媼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，不堪匹敌；既蒙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倾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勿悲。妾委风尘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。请以宵遁。”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听谯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极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；平明，至汉江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。女曰：“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待，心所积懣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”王略无疑贰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此虑。今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可自给。可鬻驴子作资本。”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躬同操作，卖酒贩浆其中。女作披肩，刺荷囊，日获赢余，饮饍甚优。积年余，渐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着犊鼻，但课督而已。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“今夜合有难作，奈何！”王问之，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自庆曰：“不妨，阿姊来矣。”居无何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“婢子不羞，随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缚去。”即出索子繫女颈。女怒曰：“从一者得何罪？”妮子益忿，摔女断衿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“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”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“我故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”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怜悯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河，冀得贿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，囊资东归。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“看几何说？”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已，爱



何！”王问之，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自庆曰：“不妨，阿姊来矣。”居无何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“婢子不羞，随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缚去。”即出索子繫女颈。女怒曰：“从一者得何罪？”妮子益忿，摔女断衿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“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”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“我故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”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怜悯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河，冀得贿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，囊资东归。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“看几何说？”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已，爱

而赎之。诘其名，自称王孜。王曰：“子弃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”曰：“本师尝言，得我时，胸前有字，书山东王文之子。”王大骇曰：“我即王文，乌得有子？”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窃喜，甚爱惜之。及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孜渐长，孔武有力，喜田猎，不务生产，乐斗好杀。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见鬼狐，悉不之信。会里中有患狐者，请孜往觐之。至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处击之，即闻狐鸣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异之。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赵东楼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惊问所来。赵惨然请间。王乃偕归，命酒。赵曰：“媼得鸦头，横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夺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弃诸曲巷；闻在育婴堂，想已长成。此君遗体也。”王出涕曰：“天幸孽儿已归。”因述本末。问：“君何落拓至此？”叹曰：“今而知青楼之好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！”先是，媼北徙，赵以负贩从之。货重难迁者，悉以贱售。途中脚直供亿，烦费不资，因大亏损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媼见床头金尽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渐寄贵家宿，恒数夕不归。赵愤激不可耐，然无奈之。适媼他出，鸦头自窗中呼赵曰：“勾栏中原无情好，所绸缪者，钱耳。君依恋不去，将掇奇祸。”赵惧，如梦初醒。临行，窃往视女。女授书使达王。赵乃归。因以此情为王述之。即出鸦头书。书云：“知孜儿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难，东楼君自能缅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鞭创裂肤，饥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，迭互暖抱时，当与儿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姊虽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嘱勿致伤残，是所愿耳。”王读之，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赠赵而去。时孜年十八矣。王为述前后，因示母书。孜怒眦欲裂，即日赴都，询吴媼居，则车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与湖客饮，望见孜，愕立变色。孜骤进杀之，宾客大骇，以为寇。及视女尸，已化为狐。孜持刀径入。见媼督婢作羹，孜奔近室门，媼忽不见。孜四顾，急抽矢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贯心而堕，遂决其首。寻得母所，投石破扃，母子各失声。母问媼，曰：“已诛之。”母怨曰：“儿何不听吾言！”命持葬郊野。孜伪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。检媼箱篋，尽卷金资，奉母而归。夫妇重谐，悲喜交至。既问吴媼，孜言：“在吾囊中。”惊问之，出两革以献。母怒，骂曰：“忤逆儿！何得此为！”号恸自挝，转侧欲死。王极力抚慰，叱儿瘞革。孜忿曰：“今得安乐所，顿忘挞楚耶？”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报，始稍释。王自女归，家益盛。心德赵，报以巨金。赵始知媼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误触之，则恶声暴吼。女谓王曰：“儿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终当杀人倾产。”夜伺孜睡，潜繫其手足。孜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医尔虐，其勿苦。”孜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巨针刺踝骨侧，深三四分许，用刀掘断，崩然有声；又于肘间脑际并如之。已乃释缚，拍令女卧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忆昔所行，都非人类！”父母大喜。从此温和如处女，乡里贤之。

异吏氏曰：“妓尽狐也。不谓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鸩，则兽而禽矣。天理伤伦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，此人类所难，而乃于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谓魏徵更饶妩媚，吾于鸦头亦云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个名叫王文的秀才，是东昌府人氏。从小老实忠厚。他出门漫游，快到湖北的时候，路过六合，住在一家旅店里，闲暇无事，就在门外散步。遇见一位乡亲赵东楼，是个大商人。赵东楼常常好几年也不回家。他见了王文，互相握着手，心里很高兴，就信步到他居住的地方去看看。王文到了他的住所，看见屋里坐着一个美人，心里忽然一愣，就停住了脚步。赵东楼往屋里找他，又隔着窗户把屋里的美人

喊走了，他才进了屋子。赵东楼准备酒饭招待他，向他问暖问寒。他问赵东楼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赵东楼回答说：“这是一家小小的妓院。因为长期客居外地，在这儿暂时借个床铺睡觉。”说话的时候，美人频频地出出进进。他拘谨不安，就离开席位要告别。赵东楼硬是拉着他，叫他坐下了。

过了不一会儿，他看见有个少女从门外路过。少女见了她，眨着两只漂亮的眼睛，一次又一次地看他，眉目含情，仪容文雅而又漂亮，真是一位仙女。他一向耿直正派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心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。就问赵东楼：“这个美人是什么人？”赵东楼说：“此人是鴉母的二姑娘，名叫鴉头，十四岁了。有些向妓女赠送财物的人，常用很多金钱买动鴉母，但鴉头固执地不愿接客，以致鴉母用鞭子抽她。由于年岁很小，经过哀求，鴉母也就不逼她了，现在还在等待接客。”

王文听到这话，就低下脑袋，默默不语，呆呆地坐着，互相之间的应酬都不正常了。赵东楼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你如果对她有意，我给你做个媒人。”他很失望的说：“我可不敢怀有这种念头。”但是天色快要黑了，他却绝口不说回去。赵东楼又要笑他，请求给他作媒。他说：“你的好意我是极为感激的，但是腰包里没钱，是没有办法的！”赵东楼知道鴉头是个烈性女子，肯定不会答应接客，所以就做个假人情，答应帮他十吊钱。他谢过赵东楼，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把所有的金钱统统拿来了，凑成五吊钱，硬要赵东楼送给鴉母。鴉母果然嫌少。鴉头却对鴉母说：“母亲天天责备我不作摇钱树，今天我愿意满足母亲的愿望。我初次学习作人，报答母亲的日子长着呢，不要为了区区几吊钱而退却了财神。”鴉母知道他性情执拗，只要她答应接客，就很高兴了。于是就点头应允，打发一个丫鬟去邀请王文。赵东楼难以中途悔约，就加了十金，交给了鴉母。

王文和鴉头欢天喜地，恩爱备至。完了以后，鴉头对王文说：“我是烟花柳巷的下流女人，不堪和你匹配；既然受到你的眷恋，情义就是深重的。你倒空了钱口袋，博得一夜的欢乐，明天怎么办呢？”他流下了眼泪，很悲伤地哭了。鴉头说：“你不要悲伤。我沦落在烟花柳巷，实在不是自己的心愿。所以拖到今天才接客，只是因为像没有像你这样忠厚的人可以寄托我的终身。今天晚上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私逃。”他一听就高兴了，急忙从床上爬起来；鴉头也起来了。听听谯楼，已经鼓打三更。她急忙换上男装，匆匆忙忙地一起出了妓院，敲开了店主人的大门。王文本来就有两头驴子，借口有急事，让仆人备上驴子就出发了。鴉头拿出三道符，一道捆在仆人的腿上，两道系在两头驴子的耳朵上，然后放开缰绳，极力往前奔驰。驴快得不容人睁开眼睛，只听风声呜呜响；跑到天亮，已经到了汉江口，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了。他对跑得这样快，感到惊异。鴉头说：“我说明原因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不是人类，是个狐仙。母亲贪淫，我天天遭受虐待，心里积满了怨恨。今天幸而脱离了苦海。远隔百里之外，就不会知道我的下落，可以庆幸没有灾祸了。”他听了这话，丝毫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从容不迫地说：“我面对芙蓉般的妻子，却穷得只有四面的墙壁，实在难以安慰自己，害怕终有一天会被你遗弃。”鴉头说：“你不必作这样的忧虑。现在的市场上，做什么买卖都能赚钱，我们只有三口人，粗茶淡饭是能够自给的。可以卖掉驴子作资本。”王文遵从她的意见，在门前开了一个小酒铺，自己和仆人亲自操作，在铺子里卖酒卖豆浆。鴉头缝制披肩，刺绣荷包，天天都有一些余剩，生活伙食都不错。过了一年多，渐渐能够蓄养仆妇丫鬟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不再扎围裙，只对仆人进行考核督促。

一天，鴉头忽然愁眉苦脸的很悲哀，说：“今晚该要发生灾难，怎么办呢？”王

文问她什么灾难。她说：“母亲已经知道我的消息了，一定要来欺负我，逼我回去。若是打发姐姐来，我倒不担忧；就怕母亲自己来。”

天亮以后，她自己庆幸说：“不要紧，是姐姐来了。”过了不一会儿，姐姐推开门闯了进来。她笑呵呵地迎上去。姐姐骂道：“不知羞耻的丫头，跟着男人私逃，藏到这里来了！老母叫我把你捆回去。”就拿出绳子，要捆她的脖子。她很气愤地说：“我只嫁一个丈夫，有什么罪过呢？”姐姐更火儿了，一把揪住她，扯断了她的衣领子。家里的仆妇丫鬟见此情景，一齐围了上来。姐姐害怕了，抹身就往外跑。鸦头说：“姐姐回去以后，母亲肯定自己来。大祸不远了，应该急速想办法。”说完就急急忙忙地捆行李，打算搬到更远的地方去。鸦母忽然推门进来了，满脸都是怒气，说：“我本来就知道你会无理的，需要我自己来抓你！”鸦头迎上去，跪在地下悲哀地哭泣。鸦母不说话，揪着她的头发就拎走了。王文急得走来走去，心里很是悲痛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急忙到了六河，希望花钱把她赎出来。到了六河以后，看见门庭如故，人物却已全非了。向附近居民打听，都说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他心里很悲伤，丧魂落魄的回到家里，解散了店中的伙计，把钱装进口袋里，就回了东昌府老家。

几年以后，他偶然进了北京，路过育婴堂的时候，看见有个男孩子，只有七八岁。仆人感到孩子很像他的主人，反来复去地不错眼地看着。他问仆人：“你端相孩子，有什么说道吗？”仆人笑着回答，说孩子的相貌很像他。他也笑了。仔细看看孩子，风度磊落。想到自己没有儿子，因为孩子像自己，心里爱上了，就花钱赎了出来。他问孩子的名字，孩子说自己叫王孜。他说：“你在襁褓之中就被扔掉了，怎能知道姓名呢？”孩子说：“我的老师说过，捡到我的时候，胸前有一行字，写的是山东王文之子。”他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我就是王文，我哪有儿子呢？”心想一定是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。心里暗自高兴，很爱惜这个孩子。

到家以后，看见孩子的人，不用问就知道是王文的亲生儿子。王孜渐渐长大了，精通武术，很有力气，喜欢打猎，不务生产，乐于打架斗殴；王文也管不住他。王孜还说自己能看见鬼怪狐狸，人们都不相信。恰巧村里有人被狐狸迷住了，就把王孜请去看看。他到了那里，就指出狐狸隐藏的地方，叫几个人拿着棍棒跟着他，指到哪里打到哪里，就能听见狐狸的哀叫，也能看见毛血乱纷纷地落在地上，从此以后就安静了。因此，人们越发把他看成是个奇异的人物。

一天，王文在市上闲游，忽然遇见了赵东楼。赵东楼衣帽很不整齐，形体消瘦，脸上灰土土的没有血色。王文惊讶地问他怎么这样狼狈。赵东楼神色凄惨地请他避开别人。王文就和他一同回到家里，叫仆人准备酒菜。赵东楼说：“鸦母抓回了鸦头，苦苦地进行拷打。搬到北京以后，又要强夺她的意志。鸦头宁死没有二心，因而就给囚禁起来了。她生了一个男孩，扔在小巷里；听说在育婴堂里抚养，想必已经长大了。他是你的儿子啊。”王文流着眼泪说：“老天赐给我幸福，孽子已经回来了。”就把寻子的始末说了一遍。又问赵东楼：“你怎么落拓到这个样子呢？”赵东楼叹息着说：“现在我才明白，和妓女相好是不能过于认真的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！”原来，前几年鸦母往北搬家时，赵东楼扮作挑担儿的小贩跟随着。就把那些难以搬迁的沉重的货物，统统贱价出售了。路上还要供应车脚费，加上没完没了的种种花销，因此亏空了很多钱。而婊子向他索取的钱财又特别多，所以几年工夫，万贯家财荡然无存了。鸦母看他金钱花净了，天天用白眼珠对待他。婊子也逐渐留在富贵人家住宿，经常好几晚不回来。他气愤得无法忍受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一天，恰好鸦母外

出了，鸦头从窗户里招呼他说：“妓院里原本没有真正的感情，所以和你缠缠绵绵，为的是金钱罢了。你留恋下去，不肯离开她，将会遭到奇灾大祸。”他害怕了，这才如梦方醒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偷偷地去看望鸦头。鸦头交给他一封书信，请他转给王文，他就回来了。

赵东楼把这个情况向王文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。完了，就掏出了鸦头的书信。信里说：“我知道孩儿已经在你膝下了。我的灾难，东楼先生自会对你详细面谈。这是前世的孽障，有什么可说的！我在幽暗的囚室里，暗无天日，鞭伤扯裂了皮肤，饥火熬煎着心肝，更换一个早晚，好像经历漫长的一年。你若没忘在汉江口的时候，雪夜衣单被薄，互相拥抱取暖的恩爱，应该和儿子想想办法，一定要解脱我的危难。母亲和姐姐虽然很残忍，总是亲骨肉，但愿你嘱咐儿子，不要伤害她们，这是我衷心的愿望。”

王文读完了书信，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。拿出金钱和绸缎赠送给赵东楼，把他打发走了。当时王孜已经十八岁了。王文为了把他母亲遭难的前前后后，全都告诉他，因而给他看了母亲的书信。王孜气得眼角都要迸裂了，当天就奔赴京都，问到鸩母的住处。到那一看，正是车马盈门的时候。王孜径直进了门里，婊子正和一个江湖上的嫖客在喝酒，望见了王孜，很惊讶地站起来，吓得面无人色。王孜闯到眼前，一刀把她杀死了。嫖客大吃一惊，以为他是强盗。及至看看妓女的尸首，已经变成了狐狸。

王孜手持钢刀，径直往里闯。看见鸩母正在督促使女作菜调汤，他闯到门口的时候，鸩母忽然不见了。他向四周看了一眼，急忙抽箭搭弓，望梁上射了一箭，一只狐狸被箭头穿过心脏，从梁上掉了下来，他就砍了它的脑袋。找到囚禁母亲的地方，用石头砸开房门。母子相见，各个都放声痛哭起来。母亲询问鸩母的下落，他说：“已经杀死了。”母亲抱怨说：“儿子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！”就叫他把两个尸首扛到郊外埋起来。他用假话答应了，却去剥下狐狸皮，藏在背囊里。又去查点鸩母的箱箱柜柜，卷起全部金银财宝，奉陪母亲回到家里。

王文夫妻重新团聚，悲喜交集。随后打听鸩母，王孜说：“在我背囊里。”惊讶地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从背囊里掏出两张狐狸皮，献给了父母。母亲一看就恼了，骂他说：“忤逆的儿子！怎能干出这种事情！”说完就号啕痛哭，自己打自己，翻来覆去地想要寻死。王文极力安慰她，呵斥儿子，叫他埋葬狐狸皮。王孜气忿地说：“母亲今天得到了安乐的地方，就忘记了鞭打的痛苦啦？”母亲更加生气了，哭得没完没了。王孜埋了狐狸皮，回来告诉她，她这才有些消了气。

王文自从鸦头回来以后，家业更加兴盛了。心里感激赵东楼，就用巨款酬谢他。赵东楼才知道鸩子母女都是狐狸。

王孜侍奉父母很孝顺；但无意之中触犯了他，他就暴跳如雷，恶声恶气地吼叫。鸦头对王文说：“儿子有拗筋，不给他挑出去，终有一天会杀人，闯下倾家荡产的大祸。”

一天晚上，王孜睡着以后，他们就偷偷地捆住他的手脚。王孜醒过来说：“我没有罪呀。”母亲说：“我要医治你的暴虐，没有什么痛苦的。”王孜大喊大叫，翻来覆去地挣扎不开。鸦头拿着一根大针。在他踝骨旁边刺进去，大约三四分深，挑出一根筋，用刀子割断，砰的响了一声；又在胳膊肘上和头上，各挑断了一条筋。挑完就松开绳子，拍着他，叫他安睡。天亮以后，他跑去问候父母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孩儿早起回忆起过去的所作所为，都不像是人干的！”父母听了很高兴。从此以后，他温

和得像个处女，乡里的人都说他品德好。

异史氏说：“妓女都是狐狸，不要说有的狐狸是妓女；甚至狐狸是妓院的鴇母，那就是地道的禽兽了。伤天害理，灭绝人伦，那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？至于受到千百次的折磨，到死没有二心，这是人类也难做到的，竟然出在一个狐狸身上，谁能想到呢？唐太宗说魏征的性格温厚，能够饶恕人，我说鸦头也是这样的人。”

酒 虫

长山刘氏，体肥嗜饮。每独酌，辄尽一瓮。负郭田三百亩，辄半种黍；而家豪富，不以饮为累也。一番僧见之，谓其身有异疾。刘答言：“无。”僧曰：“君饮尝不醉否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此酒虫也。”刘愕然，便求医疗，曰：“易耳。”问：“需何药？”俱言不需。但令于日中俯卧，繫手足；去首半尺许，置良酝一器。移时，燥渴，思饮为极。酒香入鼻，馋火上炽，而苦不得饮。忽觉咽中暴痒，哇有物出，直堕酒中。解缚视之，赤肉长三寸许，蠕动如游鱼，口眼悉备。刘惊谢。酬以金，不受，但乞其虫。问：“将何用？”曰：“此酒之精：瓮中贮水，入虫搅之，即成佳酿。”刘使试之，果然。刘自是恶酒如仇。体渐瘦，家亦日贫，后饮食至不能给。

异史氏曰：“日尽一石，无损其富；不饮一斗，适以益贫：岂饮啄固有数乎？或言：‘虫是刘之福，非刘之病，僧愚之以成其术。’然欤否欤？”

【译文】

长山县有个姓刘的，身体肥胖，好喝酒。每天自饮自酌，总要喝光一坛子老酒。他靠近城郭有三百亩良田，每年总是半数种黍；所以家业豪富，不把喝酒当做累赘。有一天，一个外国和尚看见了他，说他身上有一种怪病。他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外国和尚就问他：“你喝酒曾经有过不醉的时候吧？”他说：“有过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是酒虫啊。”他吃了一惊，就请求和尚给他医治。和尚说：“这很容易。”他问和尚：“需要什么药物？”和尚说什么药物也不需要。只是叫他中午趴在床上，捆上手脚，在离头半尺远的地方，放一碗好酒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感到喉咙干渴，心里很想喝酒。碗里的酒香钻进鼻子里，把馋火烧上来了，但却苦于喝不到一口酒。突然觉得咽喉里一阵暴痒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个东西，直接掉在酒碗里。他解开手脚上的绳子，仔细一看，是一条三寸来长的红肉，在酒碗里蠕动着，好像一条游鱼，有嘴，也有眼睛。他很惊讶地感谢和尚。用金钱酬谢和尚，和尚不接受，只是向他讨要那条酒虫。他问和尚：“要它有什么用呢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酒的精灵：缸里装上水，把酒虫放进去搅拌搅拌，就会变成一缸好酒。”他叫和尚试验一下，果然不假。外国和尚把酒虫拿走了，他从此以后就厌恶酒，把酒看做仇敌。身体慢慢地瘦下去，家境也一天比一天衰落，后来甚至饮食也不能自给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一天喝尽一石酒，没有损失他的豪富；一杯也不喝，反倒更穷了：岂不是一饮一啄本来就有定数吗？有的人说，酒虫是他的福，不是他的病，和尚是用骗术把他愚弄了。”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”

木雕美人

商人白有功言：“在泇口河上，见一人荷竹簏，牵巨犬二。于簏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余，手目转动，艳妆如生。又以小锦鞞被犬身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



美人自起，学解马作诸剧，镫而腹藏，腰而尾赘，跪拜起立，灵变不讹。又作昭君出塞：别取一木雕儿，插雉尾，披羊裘，跨犬从之。昭君频频回顾，羊裘儿扬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商人白有功说：“我在历城县的冻河口上，看见一个艺人，背着一个竹篓儿，牵着两条大狗。从竹篓儿里拿出一个木雕美人，有一尺多高，手眼都能自由转动，穿着艳丽的服装，栩栩如生。又拿出一个锦绸做成的小鞍鞯披在大狗身上，就叫木雕美人跨上狗背，坐在鞍鞯上。安置完了，喊令那只大狗绕着场子疾速奔跑。美人在狗背上自己站起来，学做跑马卖艺，演出许多节目，镫里藏身，挂在尾巴上弯腰拿顶，跪下叩头，直身挺立，很灵巧地变来变去，没出一点差错。又扮演昭君出塞：另外拿出一个木雕少年，头插雉尾，身披羊裘，骑着大狗跟在后边。昭君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看望。披羊皮裘的木雕少年扬鞭追赶，真像活人一样。

封三娘

范十一娘，隳城祭酒之女。少艳美，骚雅尤绝。父母钟爱之，求聘者辄令自择；女恒少可。会上元日，水月寺中诸尼，作“盂兰盆会”。是日，游女如云，女亦诣之。方随喜间，一女子步趋相从，屡望颜色，似欲有言。审视之，二八绝代姝也。悦而好之，转用盼注。女子微笑曰：“姊非范十一娘乎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女子曰：“久闻芳名，人言果不虚谬。”十一娘亦审里居。女答言：“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邻村。”把臂欢笑，词致温婉，于是大相爱悦，依恋不舍。十一娘问：“何无伴侣？”曰：“父母早世，家中止一老姬，留守门户，故不得来。”十一娘将归，封凝眸欲涕，十一娘亦惘然，遂邀过从。封曰：“娘子朱门绣户，妾素无葭莩亲，虑致讥嫌。”十一娘固邀之。答：“俟异日。”十一娘乃脱金钗一股赠之，封亦摘髻上绿簪为报。十一娘既归，倾想殊切。出所赠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识，甚异之。日望其来，怅然遂病。父母讯得故，使人于近村谘访，并无知者。时值重九，十一娘羸顿无聊，倩侍儿强扶窥园，设褥东篱下。忽一女子攀垣来窥，视之，则封女也。呼曰：“接我以力？”侍儿从之，蓦然遂下。十一娘惊喜，顿起，曳坐褥间，责其负约，且问所来。答云：“妾家去此尚远，时来舅家作耍。前言近村者，缘舅家耳。别后悬思颇

苦；然贫贱者与贯人交，足未登门，先怀惭怍，恐为婢仆下眼觑，是以不果来。适经墙外过，闻女子语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小姐，今果如愿。”十一娘因述病源。封泣下如雨，因曰：“妾来当须秘密。造言生事者，飞短流长，所不堪受。”十一娘诺。偕归同榻，快与倾怀。病寻愈。订为姊妹，衣服履舄，辄互易着。见人来，则隐匿夹幕间。积五六月，公及夫人颇闻之。一日，两人方对弈，夫人掩入。谛视，惊曰：“真吾儿友也！”因谓十一娘：“闺中有良友，我两人所欢，胡不早白？”十一娘因达封意。夫人顾谓三娘：“伴吾儿，极所忻慰，何昧之？”封羞晕满颊，默然拈带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别。十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一夕，自门外匆皇奔入，泣曰：“我固谓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！”惊问之。曰：“适出更衣，一少年丈夫，横来相干，幸而得逃。如此，复何面目！”十一娘细诘形貌，谢曰：“勿须怪，此妾痴兄。会告夫人，杖责之。”封坚辞欲去。十一娘请待天曙。封曰：“舅家咫尺，但须以梯度我过墙耳。”十一娘知不可留，使两婢逾垣送之。行半里许，辞谢自去。婢返，十一娘伏床悲惋，如失伉俪。后数月，婢以故至东村，暮归，遇封女从老姬来。婢喜，拜问。封亦恻恻，讯十一娘兴居。婢捉袂曰：“三姑过我。我家姑姑盼欲死！”封曰：“我亦思之，但不乐使家人知。归启园门，我自至。”婢归告十一娘；十一娘喜，从其言，则封已在园中矣。相见，各道间阔，绵绵不寐。视婢子眠熟，乃起，移与十一娘同枕，私语曰：“妾固知娘子未字。以才色门第，何患无贵介婿；然纨裤儿散不足数。如欲得佳偶，请无以贫富论。”十一娘然之。封曰：“旧年邂逅处，今复作道场，明日再烦一往，当令见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读相人书，颇不参差。”昧爽，封即去，约俟兰若。十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眺览一周，十一娘便邀同车。携手出门，见一秀才，年可十七八，布袍不饰，而容仪俊伟。封潜指曰：“此翰苑才也。”十一娘略睨之。封别曰：“娘子先归，我即继至。”入暮，果至，曰：“我适物色甚详，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。”十一娘知其贫，不以为可。封曰：“娘子何亦堕世情哉！此人苟长贫贱者，予当扶眸子，不复相天下士矣。”十一娘曰：“且为奈何？”曰：“愿得一物，持与订盟。”十一娘曰：“姊何草草？父母在，不遂如何？”封曰：“妾此为，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坚，生死何可夺也？”十一娘必不可。封曰：“娘子姻缘已动，而魔劫未消。所以故，来报前好耳。请即别，即以所赠金凤钗，矫命赠之。”十一娘方谋更商，封已出门去。时孟生贫而多才，意将择耦，故十八犹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两艳，归涉冥想。一更向尽，封三娘款门而入。烛之，识为日中所见，喜致诘问。曰：“妾封氏，范氏十一娘之女伴也。”生大悦，不暇细审，遽前拥抱。封拒曰：“妾非毛遂，乃曹丘生。十一娘愿缔永好，请倩冰也。”生愕然不信。封乃以钗示生。生喜不自己，矢曰：“劳眷注若此，仆不得十一娘，宁终鳏耳。”封遂去。生诘旦，浼邻媪诣范夫人。夫人贫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便却去。十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误己也；而金钗难返，只须以死矢之。又数日，有某绅为子求婚，恐不谐，浼邑宰作伐。时某方居权要，范公心畏之。以问十一娘，十一娘不乐。母诘之，默默不言，但有涕泪。使人潜告夫人，非孟生，死不嫁。公闻，益怒；竟许某绅家。且疑十一娘有私意于生，遂涓吉速成礼。十一娘忿不食，日惟耽卧。至亲迎之前夕，忽起，揽镜自妆。夫人窃喜。俄侍女奔白：“小姐自经！”举家惊涕，痛悔无所复及。三日遂葬。孟生自邻媪反命，愤恨欲绝。然遥遥探访，妄冀复挽。察知佳人有主，忿火中烧，万虑俱断矣。未几，闻玉葬香埋，愀然悲丧，恨不从两人俱死。向晚出门，意将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。款有一人来，近之，则封三娘。向生曰：“喜姻好可就矣。”生泫然曰：“卿不知十一娘亡耶？”封曰：“我所谓就者，正以其亡。可急唤家人发冢，我